

家庭·广瑞路

纵然,有千万种不舍

| 朱建国 文 |

女儿雪纯是一个特别纤瘦的女孩,旁人初识她时,总会惊叹于她的瘦是不能再瘦的瘦。雪纯很可爱,微微一笑时,白白的脸上总会绽出两个迷人的梨涡。

雪纯的肩膀很瘦削,自打她背起小书包那天起,我总会担心书包是否过于沉重。我的这份担心似乎还在昨天,可随着这个夏季的到来,雪纯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大学毕业了。

我不得不感叹时光之力的神奇,不知不觉中,雪纯已从一个黄毛丫头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但她,还是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着。

雪纯从小时候起,就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小孩。在无锡甘露一带,长辈们总习惯称呼开始蹒跚学步的小女孩叫妹妹,而且会沿用这个称呼很长时间,所以雪纯在上幼儿园前只知道叫妹妹。记得有一次,我要去山东出差,刚准备出发,三岁的雪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非要帮我提一个包,因为力气的不匹配,雪纯一边拖拉着包一边说:“妹妹自己想要送爸爸去出差,妹妹要帮爸爸拿包包……”我听后赶紧俯下身去亲了一下她的小脸,瞬间我的鼻子隐隐发酸,但心中却充满了无限温暖。我轻咳了一声假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蹲在女儿面前,用双手捏了一下她的小脸说:“爸爸现在去出差,那样可以赚‘票票’,然后回来再给妹妹买好多好吃的,你说好不好?”妹妹听后奶声奶气地回答:“好!”脸上溢满了开心和期许。

雪纯读幼儿园中班时,我收到她送的生日礼物——那是一封没有贴邮票就直达我手中的信,压在我书房的桌子上。我坐下后拿起这份神秘的礼物,信封是用白纸手工折叠而成,在信封外面写着爸爸收,那三个字是用拼音写的,粗看像一串东倒西歪的音符。

我小心翼翼地开启着信封,生怕信封随时会散了架。尚未翻开折叠的信纸,隐然看见蜡笔画的印痕已透过纸背。展开信纸,里面是一幅人物画,画中有一个羊角辫的小女孩,旁边站着两个大人,明眼人一看就懂得了里面的人物关系。在三个人物的上方,雪纯用拼音写着这封信的主题:祝爸爸生日快乐!

正当我在感动之余,信纸上伸过来一只小手丫,她指着羊角辫小女孩说:“爸爸,这个是妹妹我自己,个子高一点的是爸爸,妈妈是穿裙子那一个。”介绍完画中人物后,雪纯抽回小手,把手指放入自己嘴里吮着……后来,“妹妹”这个自称到上幼儿园时就被她弃用了,原因是同学们都叫她名字朱雪纯。而我们家人则一直沿袭“妹妹”这个对她的称谓。那封珍贵的信,我至今保存在我书房的抽屉里。

这个夏季的清晨,雪纯她一个人要远行,带着沉重的行李,她是要去北京参加工作。

我把时光倒流到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:在我的家乡甘露,一个以青鱼而闻名的小镇,我的父母对着即将要去无锡参加工作的我千

嘱万咐。所讲内容我已不是很清晰,但可以想象的是他们的每一句,都会是语重心长,教导儿子如何在陌生的城市里照顾好自己,在工作上应该主动上进……那情景好像还在昨天,历史却又开始了重演,当然角色也开始了改变。

当年目送我去无锡工作的爸妈,也就是今天雪纯的爷爷奶奶。老两口执意要送孙女到无锡高铁站。他俩经历了送孙女去读寄宿的高中、本地的大学,现在甚至还有送孙女去千里之外北京的心情……

祖孙三代人在细雨中来到无锡东站。我的天空也是雨似的离愁。候车室中纵然大家口罩捂得严实,但奶奶和妈妈对着孙女和女儿总有着说不尽的叮嘱和担心。

送行中,当我们离挥手告别愈发接近时,作为雪纯父亲的我很少说话,我想我和雪纯在这么多年来是有默契的,她也是懂我心的。我走上前去,用双手环住她的肩膀,再捋了一下她的秀发说道:“雪纯,你要努力,爸爸相信你肯定行,你也要相信自己。”说完这句话后,我并没有和雪纯作眼神交流,我怕我们看见彼此的难受……

雪纯很懂事,她在火车进站前,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说着话,点着头,表明她听懂了我们所关照的一切,也尽量展示着她并不害怕未知的将来,她不想在这一刻给予家人离别的伤感,但她的眼中有着不易觉察的泪光……

我担心自己并不会那么坚强,便找了一个借口上趟厕所。出来后我站在稍远的地方看着女儿,雪纯眼睛的余光似乎也扫到了站在不远处的爸爸,可她并没有刻意来看我,而是把我存在于她目光的边缘部分。

雪纯努力保持着她恬恬的微笑。我站在候车室内一块竖立的广告牌边,那里可以成为掩护我感情流露的蔽体。我侧过脸去赶紧抹了一下眼泪,可涩涩的眼中并不能止住我新的泪水流出,眼眶上却又平添了一道泛开的红。

候车室的喇叭已经在提醒这趟北京车次的旅客进站。雪纯在妈妈的帮助下,把置于行李箱上的双肩包重新背在身上。我远远望着她,不由得担心女儿肩膀所承受之重,那有形和无形之重。雪纯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向检票口走去。此时作为爸爸的我却失却了勇气,就像当年幼小的雪纯送我出差时为对方拿包。我内心无比想去捏捏雪纯的小脸蛋,诚如当年我出差时蹲下捏她一样,我朝女儿使劲挥挥手却始终没有靠近她……火车的声音由远及近,检票口那金属护栏在打开时发出了清脆响亮的撞击声。雪纯那瘦弱的身影逐渐淹没在鱼贯的人流中,我总觉得女儿试图在不停地回望……

雪纯已经长大了,终究长大了,虽然我们一直觉得她还没有长大,甚至觉得她一直是一个孩子也挺好。但是,她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双可以翱翔的翅膀,我们应该让她去天空飞翔。纵然,我有千万种不舍……

情趣·健康桥

最美西瓜心

| 吴翼民 文 |

年他在战场上见到带血的头颅多了,看见剖开的西瓜辄引起条件反射。

人们爱食西瓜,尤其爱食西瓜之心——球状西瓜的中间部位,盖因西瓜心既很少子,又最是酥甜,故而传统人家都挖此以奉长辈,现代家庭则多半奉孩子吃啦。记得从前老家吃西瓜消暑,我家三房聚居,虽然各家吃各家的西瓜,但无一例外都首先挖了西瓜心奉呈给祖母享受,还会把西瓜心中少有的瓜子都剔除,让老人家一口一个酥甜。老祖母去世后,我们都把西瓜心首先奉呈给父母。而今,我家凡吃西瓜,我会剖开后首先将西瓜心挖出让妻子享用,妻子不忍,我有我的理由,说是“糖兄”不宜吃得太甜,西瓜的边瓤少糖而清火,是最适宜的。看到挖出的西瓜心水灵灵红润润的,蛮像拳拳鲜活的心脏,很是感动。

说到西瓜心,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类似的现象,即把最佳的物事喻作西瓜心呢,最形象者就是剧场的“西瓜心”。笔者在文艺单位工作久矣,对剧场的“西瓜心”再熟悉不过的了,那就是整座剧场最核心最优越的座次。以传统的剧场而言,也就是五排到八排中间的那些座位吧。座位不能太前,太前看戏反而不真切,倘若演的是武戏,舞台地毯上蓬起的灰尘扑面而来,岂不有吃灰尘之虞?太靠后自然也不行,看不清演员的脸部表情和身段细微。不过从前看懂门道的人也未必稀罕所谓的“西瓜心”,偏爱着“西瓜皮”——喜欢坐边头的座位,为的是能看清演员的“上场门戏”或“下场门戏”,有的演员擅“下场门戏”,上场和下场都不苟且,常常在上场或下场时一个经典的亮相便博得满堂彩头。

前些年,笔者到国家大剧院看戏,“西瓜心”当然是轮不上的,西瓜的“边瓤”也无缘享受,只买到“西瓜皮”——三楼的边厢票。一到现场却发现这剧场的设计真神,三楼的边厢几乎延伸到舞台边上,那么“西瓜皮”一下如“西瓜心”般的可心啦。

由吃西瓜联想到剧场的“西瓜心”,权作炎夏解暑也。

若问三伏天何物最遭人喜爱,答案各式各样,但有一物必是共同选项,那就是西瓜。造化总逐人愿,既然鼓捣出了个热浪汹涌的大热天,让人若热锅上的蚂蚁——走投无路,那么就会相应赏赐给人们对付酷暑的种种神品,如滚滚应市的瓜果。举凡大热天上市的瓜果都多汁甜蜜,给人们消暑、解渴、镇神、营养,如刚刚隐退的枇杷杨梅李子,继而便是香瓜、甜瓜、哈密瓜、荔枝、葡萄、水蜜桃……这些都是“前锋”“偏将”级别的,能跟热浪抵挡一阵子,战几个回合,便鸣金收兵,很难抗衡制服一波一波压来的火辣辣的热浪大军。此时唯有坐帐殿阵的西瓜“元帅”威风出场,方能压住阵脚,让被热浪骚扰的人们得以喘息心定,把日子有板有眼过下去。

眼见得出梅了,入伏了,日头发威,毫不客气把火热一大勺一大勺泼向大地,殊不知这一勺一勺的火热反是滋养了它的“克星”——西瓜。西瓜一个一个滚圆着身子躲在瓜田里乐呵呵吮吸着光照热量,让自己由生变熟,由熟变甜,并且汁水越发丰盈,若刚分娩了孩子的少妇丰隆的乳。人们都知道,西瓜和别的水果都有个“积温酿蜜”的脾性,积温越甚,甜度越高。天气入伏,西瓜都憋足了劲、酿足了蜜,笑盈盈登场啦。民间把入伏也分作“母伏”和“公伏”,说是入伏这一天如果农历逢双日,乃是“母伏”,刚翻了日历,今年入伏为农历六月十八,恰逢“母伏”,据说西瓜也如母乳般格外甜蜜多汁,我宁信其真。

我说西瓜是具有“母性”的,且不论西瓜形态滚圆,若足月孕妇的肚子;西瓜多子,如女人的“宜男”相;西瓜甜蜜多汁,如滋养孩子的母乳。江南旧时有“摸秋”的习俗,立秋日凡“及笄”的少女都得夜间到瓜田里摸一西瓜,看其成熟甜蜜程度判定为“满秋”或“瘪秋”,预测该女孩将来生育前景。

西瓜人见人爱,是夏秋季节人们最爱的消暑解渴水果。或云糖尿病患者不是禁忌此物么?禁忌归禁忌,如笔者,喜欢西瓜是不打折扣的。当然也有例外,曾听说有位老将军就怕西瓜,不仅不食,连见也怕见,何哉?缘由是当

